

## 以幸福之名

「人永遠不會知足。」他告訴少年。「因為這是本性，我們都有貪婪的權利。」

少年漫不經心的應了一聲，跳下高腳椅，瞥向角落男人隨意擱置的背包。好奇心使然，少年沒問過他就逕自拿起來掂了掂。「哇，好重。」

「那就是幸福的重量。太沉重了，所以才要丟棄它。」男人皺著眉，有些不悅的擺了擺手示意少年放下。少年依言照做，露出稚氣的笑容，說：「你唬我，背包裡面裝的才不是幸福。」

男人聳聳肩，「誰知道呢？」

少年無聊的倒向紅色的大沙發，和整個店面最不搭調的就是它了。不過少年很喜歡，它的大小足以讓少年在上頭恣意的伸展四肢。慵懶的打個呵欠，少年舒服的吁了口氣，道：「我覺得現在很好，很幸福。」

「但是過了十分鐘之後，搞不好你就不會這麼認為——不，或許是現在。」男人微微一笑，彎下身，伸直了手臂抄起橫躺地面的掃把。「來，幫我掃地。」

少年咕噥抱怨了幾句，卻還是認命的接過粗糙的木柄。

這麼點事，無損於少年對幸福的定義。

少年在一個下著濛濛細雨的夜晚遇見男人。自此之前，少年每天都睡在市場裡最陰暗、骯髒的角落。偶爾被逃家的孩子們猛揍一頓，搶走少年辛苦的乞討一整天得來的幾枚硬幣。少年跟那些孩子們不一樣，他們有一個等待他們的家，而少年沒有。少年不曾試圖反抗他們，而是將落在身上的疼痛想像成一絲絲家人的關愛，也就不覺得痛苦，反倒是心滿意足。

市場裡的販子不會多花心思關照他，任由少年自個窩在那裡，視作理所當然。只有在人潮多起來的時候，販子們才會用嫌惡的嘴臉大聲喝斥，要他滾的越遠越好，不要影響他們做生意。

那個夜晚特別寒冷。少年躲在一個被丟棄的大紙箱裡，對著手臂上的傷口拚命哈氣，用來轉移對飢餓的注意力。已經連續好幾天討不到東西吃，只能取公用的井水來喝。只是喝水對他而言遠遠不夠，緊緊扭絞的胃部渴求著食物——

當少年意識到自己被人抱起來的時候，已經一點掙扎的力氣也沒有了。

或許就這樣死去，才是正確的歸屬。少年一邊想著，一邊沉沉的睡去。

少年再次睜開雙眼已是第二天天明。身陷於白白軟軟的羽絨床鋪，迷迷糊糊的少年還以為自己來到了天堂，睡在雲朵裡。稍微側了側頭，一名從頭到腳穿的一身黑的中年男子，手持一本書，坐在他床邊的椅子，目不轉睛的看著他。兩人視線對上的剎那，男人多餘的問道：「醒了啊？」

少年管他叫叔叔。男人說他和少年一樣，都是無名之人。他在小鎮外圍的森林裡單獨居住，並說這棟兩層樓的小木屋的一樓作為店鋪使用，二樓是住家。

「我收取人們不要的幸福。」他說。「然後，根據它的價值，換成金錢給他們。」

「怎麼會有人不想要幸福呢？」少年質疑。「竟然還能換錢？」

「當他們發現現有的幸福無法滿足自己，就會拋棄。」男人修長的手指撫過木製櫃台上一個個破碎又黏合的相框，破碎了但無法修復的笑顏。「我只是給它們一點俗世的價值——錢這東西反正我是不缺。」

男人頓了頓，問：「以前的你，認為什麼是幸福？」

「有東西吃。」少年不假思索的答。「有地方住。」

「現在還是嗎？」

少年語塞，不知該如何回應。

「既然已經擁有，便不再被需要。那些希冀、渴求本身才是真正的幸福。」男人語調一轉，忽地壓低。「人擁有的只是不幸而已。」

「所以，叔叔才會穿著黑色的衣服？」少年開玩笑似的問。「哀悼嗎？」

「是，我是在哀悼。每天的我，都在參加幸福的葬禮。」男人正經八百的告訴少年。

少年撓撓後腦。他沒有足夠的智識去理解這些。過往渴望的棲身之所、三餐溫飽的願望都已實現，還有叔叔陪伴。

少年不認為這是不幸。

男人教導少年以他的年紀該學習的事物。少年學習力強，而且勤勞，從不抱怨。有個這麼好教的學生，男人自然樂得輕鬆。

「我從來沒有想過月亮並不是真的在發亮。」少年說。

「是不是在發亮，對我們一點都不重要。」男人笑。「在夢裡，都是一樣的，真相無論如何無所謂。」

「但是我不想做個愚笨的人。」少年闔上厚厚的一本圖鑑，他的字認識的還不夠多，所以只能透過圖片來學習。「我真是貪心，叔叔說的對，人永遠不會知足。」

「如果只是針對學習的話那倒無妨。」男人伸手揉亂少年一頭柔順的棕色短髮，少年佯裝生氣的鼓起臉頰，拍開男人的手。

僅僅一個月過去，少年原本蒼白凹陷的雙頰變得健康紅潤。拜規律的飲食和充足的睡眠之賜，少年落魄的模樣不復在。

作為白吃白住的交換，少年替男人打掃店裡，整理雜物之類。男人沒有苛待少年，要他做的都是一些輕鬆的活。

男人自稱是商人，收購幸福的商人。

少年壓根不懂這項工作的性質，縱使男人曾多次向他解釋他那套幸福的理論，在少年的眼裡，男人淨買些沒人要的破爛東西。少年無法將那些東西和幸福劃上等號，然而男人總會將它們妥善的保存，還能用的就拿來用，已經破損不堪的也

不扔掉，一件一件打包裝箱，堆在二樓的小倉庫。

少年會跟著男人在鎮上到處亂走。少年驚訝的發覺，穿上整齊的衣物之後，那些過去唾棄他的人們一個個都改了態度，對他是彬彬有禮。

他們都和男人熟識。不但會和他熱絡的打招呼，見他身邊突然多了個孩子，還會從家裡取些糖果點心請少年吃，這都是少年不曾經歷過的。

「真是個漂亮的孩子。」魚店的老闆娘眯著眼笑，看少年吃的狼吞虎嚥，很高興。

「小黑，我都不知道你有兒子——」

「他是人家寄養在我這裡的。」男人不著痕跡的說著謊話。「還請多多關照他。」他悄悄的撫了撫少年的背，要他表現的自然些。

「那是當然——」

走遠了之後，少年輕拍裝滿了糖果的褲子口袋，有些飄飄然。

嘴裡塞滿巧克力，少年口齒不清的朝男人拋出疑問。

「——小黑？」

「鎮上的人給我取的外號，也不知道是誰開始的。」男人無奈。「——大概，是因為我老穿黑衣吧。反正不是我的名字——名字並不是那麼重要。」

「叔叔，我——」少年嚥了嚥口水，猶豫了會才問，這個困惑他許久的問題。

「我沒有名字，是因為沒人給我取——叔叔——叔叔也是一樣嗎？」

男人愣了愣，將手插進長大衣的口袋，半晌，才開口。「——不，我曾被賦予一個名字，但我捨棄了它。」

少年沉默。男人見狀溫柔的攬過他的肩，道：「等我們都好好的適應對方——再告訴對方自己的故事吧。」

少年用力的點點頭，揚起笑容。



男人領著少年來到一戶人家。鎮上每間屋子的外型都差不多，唯有這戶的外牆漆成了白色。在這座城鎮，白色是屬於權力的象徵。

「鎮長的家。」少年說。

「是的——他的夫人是熟客了。」男人趨前一步扣了扣門。在一陣沉寂之後，裡頭才傳來一陣碎亂的腳步聲，然後是打開門鎖的金屬摩擦聲，少年粗略的計算一下——單單一扇門，就有七道門鎖。

迎接他們的是一名神色疲憊的瘦小婦人，與這間宅子不符的樸素打扮和灰白的髮絲，讓少年一時失禮的以為她是傭人。

「您好。」婦人用睏倦的嗓音和男人打招呼，低頭致歉。「剛才在忙，實在是不好意思。」

「不會，這裡才是，在夫人您忙的時候過來打擾。我收到您的聯繫——」男人說。少年吃了一驚，原來她是鎮長夫人，不是什麼傭人。

「是，每次都勞煩您過來，您也知道我出門很不方便。」婦人眼神飄忽，雙手緊緊抓著衣服下襬，神經兮兮的打量少年。「這位是——？」

「是朋友寄養在我這裡的孩子，您放心，他很乖巧的。」男人極力安撫著。婦人勉為其難的點點頭，往後退了一步，比了個手勢要他們進屋。在他們倆都進到屋子裡後，婦人迅速的把門關上，然後鎖上所有的金屬鎖。

屋裡陳舊的霉味直沖少年的鼻腔，少年皺皺眉，打了個噴嚏。揉揉發癢的鼻子，緊跟在男人身後。

外頭看起來新穎漂亮，裡面卻像是許久未打掃般，地面積了層厚厚的灰塵。沒開燈的室內，從窗簾隱隱透進的光亮照出，根本就沒有家具的客廳。

少年突然害怕了起來，他抓住男人的長大衣。男人轉頭瞥了他一眼，拍拍他的頭，也就任由他抓著。

他們在婦人的引領下來到一間臥房——只有一個四柱大床的房間。床上凌亂的被褥之間放著一個被牛皮紙包的嚴嚴實實的包裹。婦人憎惡的拿起它，交給男人。

「這是最後一次了，真的感謝您每次都為我收拾這些。」

「這是我的榮幸。」男人優雅的欠身，道。小心翼翼的將包裹收進背包，給了婦人幾張鈔票後，在婦人的目送下與少年一同離開這棟死氣沉沉的可怖屋子。

男人心情似乎頗佳，哼著不知名的詭異曲調，帶著少年到裁縫那裡去，為少年添了一件毛衣。

換上新衣的少年回到店裡之後，就蜷在大紅沙發上，摸著舒服的毛料，偷偷看著男人在櫃檯後方的一舉一動。

男人熟練的用小刀劃開包裹，取出一本燙金封面的黑皮書本。

「那是什麼啊？」少年隨口問著。

「是幸福喔。」男人輕輕笑起，低下頭去饒富興味的翻看。「這是——鎮長夫人用了後半輩子寫下的日記，是她僅剩的幸福。」

「幸福不是物品——」少年出聲反駁。

「但物品可以帶來幸福。」男人撐著頭，目光灼灼。「你現在不明白，沒關係。你有的是時間，可以慢慢的理解。」

少年往後傾，瞪著天花板的昏黃光暈，隱隱約約，不安悄悄的蔓延——

是的，他不明白。

隔天男人要少年去鎮上買些晚餐要用到的食材。少年一邊小跑步一邊喃喃複誦要買的東西，生怕忘記。他希望可以快去快回，卻忽略了自己的體力和距離——到達鎮上的時候，已經是氣喘吁吁。

少年雙手撐著膝蓋喘氣，用手抹了抹臉上的汗水。雖然正值秋天，這一趟激烈的運動還是使他汗如雨下。緩了緩後，少年一抬眼，發現自己正站在離鎮長屋子不遠的地方。

鎮長家前面聚集了一群穿著黑色喪服的人，激動而憂慮的討論著，時不時的傳出嘆惋。

「——聽說是因為丈夫會打她。」

「不是一天兩天的事——」

「——可憐，明明很年輕——」

「上吊——」

少年睜大眼聆聽。黑壓壓的人群之中，一個熟悉的背影倏地掠過他眼角。

叔叔？不可能會出現在這裡，剛才還笑著送他出門的叔叔？

少年打了個寒顫，正要上前叫喚，那個高大的背影卻在一瞬間消失了。少年揉揉眼睛，告訴自己，那絕對、絕對是看錯人了。

少年不敢久留，很快地買齊食材，慌張的跑回店裡。

砰的一聲撞開門，男人狐疑的挑起一邊眉毛，放下正在擦拭的青瓷花瓶，笑罵：「跑那麼急做什麼？我可沒有要你趕……」

少年往櫃台重重放下裝的滿滿的紙袋，一言不發。男人眼尖的注意到，少年在見到他之後那個如釋重負的神情，嘴角泛起一絲若有似無的苦澀笑容。

「累了吧？我去準備晚餐，你好好休息。」男人抱起紙袋，搖著頭走上樓梯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少年不語。然後在男人的身影逐漸隱沒在二樓的時候，他大聲的喚了聲「叔叔」。

「嗯？」男人聞聲轉頭。

「我不要吃青椒——」

「哎呀哎呀。」男人沒好氣。「都學會挑食了呢。」

飯後，男人和少年在書房閱讀。男人擁有豐富的藏書，詩集、小說、散文集……等少年不認識的各國文豪作品。當然少年要能讀通它們言過甚早，少年最多只看得懂一些簡單的句子，翻翻繪本和圖鑑就很享受了。加上男人不難懂的解說，少年確實嘗到了學習的快樂。

「叔叔。」

「嗯——？」

「叔叔之前說過的吧。」少年挨近男人。「要告訴我你的故事。」

「喔……」男人闔上手中的書，轉頭認真的注視少年熱切的臉。「告訴你一個道理，在要求別人坦白以前，自己要先以身作則。」

「我不懂。」

「意思是，你得先來。」男人輕點少年的額頭。

少年轉了轉眼珠，想了想，「好啊。」他說。

思考了會，他開始陳述：「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被拋棄，可是從有記憶以來，我就一直一個人待在那個又臭又髒的地方。只要有幾塊錢，我就可以換到一塊硬麵包，那個可以當我好幾天的食物。挨打的時候，我就會想像是我的家人在打我，因為我做錯了事，他們對我生氣難過，才懲罰我。只有這樣，我才覺得好過一點。」少年慘澹一笑。「沒有人正眼看我，願意幫助的我很少，我想我的地位就和一隻死在水溝裡的老鼠差不多……如果沒有叔叔，我根本就不會體會到什麼是幸福。」少年的臉貼上男人的手臂。「我都快要忘記當時我那副慘樣了，因為叔叔給我的生活很幸福。」

男人自始至終都在專注的聆聽。少年說完以後，他重重的吐了口氣，揉了揉眉心。

男人咬了咬下唇，眼底浮現愧疚。少年沒有注意到，他滿心期待著等男人實現他的承諾，滿足他的好奇心。望著這樣無邪純真的少年，男人幾乎要被罪惡感淹沒。不過，承諾就是承諾，總不能突然反悔，而他也沒有反悔的權利——

「我很抱歉。」男人低聲說道。「我給你的，根本不是什麼幸福。」

少年抬頭，不解。「叔叔在說什麼？」

男人舔了舔乾裂的唇，完全無法去面對少年清澈無雜質的雙眼。「因為人根本沒有所謂的幸福。這我也說過。」語畢，男人哭了，少年坐立難安，不知是要安慰還是什麼都不做。

幸好在少年躊躇的時候男人止住了哭，他很快的平復情緒，面無表情的說道：「好了，換我。」

「我即將要死去，給予你的不是你以為的幸福。」

少年奇怪的瞪著他。「難道死亡可以預期？」

「生命的消逝是悲哀的詛咒，而我已經承受太多。」男人輕聲說道，垂下肩膀。「我所收取的幸福，本質上不是幸福，而是不幸。自稱『幸福』的不幸。」

「所謂的不幸，就是人們卑微的希望。我一直在做的事，是奪取他們的希望，致使他們走向死亡。」

不安再次湧上少年的心頭。

「我的名字，」男人側身，緊緊抓住少年的肩膀。「你聽好——那個我不願意承認的名字——」

「我是死神。」男人崩潰的細語。

少年意識到了什麼，他握緊拳，指關節泛起白色。他訥訥的低聲說道：「叔叔，我——我——已經死了。」在那寒冷的雨夜，他已死去。

「是。」

「所以不幸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現在的一切，對我來說不是真正的幸福——因為我死了。這就是你的意思。」

「是，是的，真的對不起。」死神張開雙臂，緊緊的將少年擁入懷。「本來想著拖一天算一天——我自私，累了，急著找人代替我，然後碰著了你，死去不久

的悲慘的你——」

少年無力的說，「我在鎮長的家前面看到了叔叔——」

「那是我。是我引領她走向死亡。」死神嗚咽。「相信我，這不是我的本意，是必要的——什麼收取幸福的商人這種鬼話，是假的，騙你，也騙我自己——」

一直以來，他都背負著罪惡感苟延殘喘，用簡單的交易手段引領人們走向死亡。誘導人們放棄生存慾望的他，在遇見少年以後，沒來由的，他愈發後悔，縱使是被規則所縛——

「因為這樣，你倦了。」少年用理解的口吻說著。他揚手，碰了碰男人的臉。男人在向少年坦白了一切之後，皮膚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枯乾，碎裂，崩落——不幸的你的死亡。少年心想。

死神想給少年一個笑容，要他別為自己擔心，卻只是加劇了自己的痛苦。

「對不起。」死神囁語，他睜大眼睛，看著少年憂心忡忡的眼神。他痛恨自己，一時興起想給這擁有悲慘命運的孩子些許快樂，不顧後果的做出這帶有憐憫成分的莽撞行為，全然沒有想到這短暫的快樂才是不幸的開始……

給少年微薄的希望，如此的沒有意義。而他自己，也得為他的莽撞付出代價。

「我要拋下你，讓你變回單獨一人。」

少年低聲說，淡然的。「沒關係，就當作……在作夢。一樣的，都是一樣的。」

直到男人徹底崩解，留下他身上的黑衣落向上一秒他坐著的椅子，少年依然保持著擁抱的姿勢，想要向男人傳達一個訊息——

他根本就不在意，他並不覺得自己不幸。